

蒋介石军事风云录

JIANGLIESHIJUNSHIFENGYUNLU

枭雄初起

周彪 编著
华文出版社

1



蒋介石军事风云录

——梟雄初起

周彪 编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介石军事风云录/周彪编著.

—北京:华文出版社,1997.9

ISBN 7-5075-0373-9

I.蒋…

II.周…

III.蒋介石—生平事迹

IV.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20201号

蒋介石军事风云录——泉雄初起

著 者:周 彪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杜鸿才

经 销:新华书店

社 址: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电 话:63097990 63099271

邮 编:100800

照 排:北京京鲁排印部

印 刷:科普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字 数:1000千字

印 张:47.125

版 次: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6000册

书 号:ISBN 7-5075-0373-9/K·42

定 价:全四册75.00元

华文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华文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序

众所周知，蒋介石是本世纪 20 至 40 年代间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显赫一时、炙手可热的人物。他长期担任中国国民党的党魁、国民党政府首脑、国民党军队统帅……他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青睐和支持下，对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 22 年之久的独裁统治。

综观蒋介石的一生，军事活动是他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他年轻时学军、从军、担任中下级官佐治军开治，到他中年得志以后，办军校，练新军，掌军权，培植一批“天子门生”作亲信骨干，建立嫡系部队，吞并、排斥一切异己力量，是始终同他抓军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台上时如此，即使他被迫下野，仍念念不忘军权，继续依靠其亲信骨干千方百计控制军队，扩大势力。一旦有机可乘，仍能凭借实力重新上台掌握实权。大有“其奈我何”、“舍我其谁”的霸气。正是利用军队，他终于战胜了国民党内的一个个强劲的对手，成为“立马定中原”、统领数十万大军的一代枭雄。

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洒向人间都是怨”，注定只能是“一枕黄粱再现”，最终遭到人民唾弃，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经过三年多的解放战争，蒋介石赖以支撑其反动统治的数百万军队，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彻底消灭，“蒋家王朝”分崩离析，蒋介石也只得败退台湾，病死孤岛。

本书作者选取军事活动的视角，观察剖析蒋氏其人其事、所作所为，抓住了特点和本质。这对于人们深刻认识蒋氏复

杂、曲折的沉浮及其反动的阶级本质,深入了解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因缘结果,都是有意义的。

本书采用“时经事纬”的编写体例,依时间顺序为纵切面,以人物事件为横断面。时限从 1921 年后蒋氏步入军界、崭露头角开始,至 1948 年底 1949 年初国民党军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展开大决战、蒋军主力悉数被歼为止,时间跨度为 28 年。

全书百万余言,可谓篇幅浩繁,但行文流畅,情节跌宕起伏,故事性强,可谓见人、见事、见情景、见各类人物个性和内心矛盾冲突,又见矛盾各方斗智斗勇演出幕幕“活剧”,好看耐读,不失为一部有益的历史读物。

石斌

1997 年 8 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风雨绸缪..... (1)

- 彷徨去意
- 蒋母王氏归西
- 再往广州行
- 孤注一掷
- 陈炯明叛变
- 共产党的友谊
- 苏俄之行
- 黄埔梦圆

第二章 锋芒毕露 (58)

-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 杨、刘也来叛乱
- “仲恺兄遇难”
- 东江讨伐战
- 西山独角
- “中山舰事件”

●昨夜阴霾	
第三章 得志	(101)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殿堂新星	
第四章 长驱北上	(117)
●悠然北往	
●巧计克长沙	
●吴佩孚仓皇而逃	
●“孙传芳!我会让你好看的!”	
第五章 北伐东进	(176)
●轻取福建	
●东进浙江	
●攻占沪宁	
第六章 祸起萧墙	(209)
●迁都之争	
●党权风波	
●寻找新靠山	
●密谋“清党”	
●“合法”外衣	
●血雨腥风	
●“我中央、五委员”	
第七章 第一次下野	(250)
●高处不胜寒	
●喜走桃花运	
第八章 复职北伐	(281)
●磨刀霍霍	

●直捣黄龙府

●同根相煎

第九章 东北易帜..... (312)

●明修栈道

●暗度陈仓

●“南北统一，人心所向”

第一章 风雨绸缪

●彷徨去意

1921年初。浙江奉化溪口镇。

34岁的蒋介石端坐在西侧书房内专心研读《王阳明全集》。窗外柳色青青，夕阳西坠。蒋母王氏在他对面不远处静静地坐着，手持佛珠，神态安祥。

女佣推门进来：“少爷，有您一封信。”“放着吧。”蒋介石看一看母亲，对女佣说道，继而又埋下头去。

暮色渐浓。蒋母手持佛珠，念念有词。她已57岁了，早年丧夫，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吃尽了苦头，而今身体大不如前，所幸的是儿子在远近还算颇有名气，给做娘的也算争了口气。

蒋介石放下书，站起来。“呵——”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走到案前，“嗞”地撕开信封。“嗯……”看完信他不紧不慢地吐出这个字。

信是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写来的，当然又是催促他尽快回广州，“共佐军务”之类等等。在此之前蒋已接到这一类函电数封。

他重新坐下来，提笔给陈回了一封简短的信，推说：“家母身体欠佳，恕不能如约。”遂将信交与佣人，嘱咐尽快寄发。

第二天，蒋介石在阿福的陪同下来到离溪口镇约三华里的白岩山上观光。

蒋介石身穿青色长袍，面北立于白岩山顶。

远天一片苍茫，阴霾密布，河道密集的奉化此时竟然异常荒凉。远方的四明山像一条痛苦挣扎的巨龙。不远处从西边蜿蜒而来的剡溪边，一群人正朝东缓缓而来，河水浑浊，毫无生气。几只老鸦飞出山崖，在河道上空盘旋，在夕阳下如幽灵一般。它们凄凉的叫声在天空飘荡着，久久不绝。

“去年的大水呵……”。男佣不禁叹道。

“这些人是干什么的？”蒋问。

“从河南山东来的人，逃荒。”

蒋介石不再言语。

袁世凯下台以后，北洋军分成了三部，以冯国璋为首的军阀控制了直隶、湖北、江西、江苏等地，称为直系；皖系头子段祺瑞，以“再造民国”的功臣自居，控制着北京政府和安徽、山东、浙江、福建等省；而奉系军阀张作霖长期控制着东北三省。此外，还有山西的阎锡山，云南的唐继尧，广西的陆荣廷等各霸一方。中华民族四分五裂，民不聊生。1919年冯国璋死后，其后继者曹锟和吴佩孚更是各怀野心，1920年7月，直皖战争在河北爆发，段祺瑞旋即败北，不得不通电辞职。华北一带人民饱受战乱之苦，生灵涂炭，风雨飘摇，加上这一年华北五省水祸盛行，千里平原更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

蒋介石深知这些情况，然而他实在不愿回到广州。他要

等待什么。

“只要陈炯明在，就没有我蒋某的用武之地，娘希匹！”他在心里暗暗骂道。

几天以后，溪口镇出现了一个衣衫颇为讲究的绅士样男人，他从渡口出来便直奔蒋家而来，行色匆匆。

佣人把来人带到客厅安置就坐后，赶忙去请蒋家少爷。此时蒋介石正与蒋母在后园唠叨家常，一听说是广州来人，便满脸不高兴，只好来到客厅。

然而他不禁有些喜出望外。

“蒋兄！”

“老弟！”

来人是戴季陶。此人是浙江吴兴人，早年留日本时参加了同盟会，与蒋介石是拜把子兄弟，比蒋小三岁。

寒暄过后，两人便谈开了，然而不大一会从客厅里传来低低的但很激烈的争吵声。

戴季陶此行的目的同陈炯明一样，请蒋介石出山。

几天之后戴季陶离开溪口镇回到广州。

然而，在元月的某一天，当蒋介石面对着又一份来自广州的急电时，他不由得掂量着。

电报就放在案上，同那本《王阳明全集》放在一起。蒋介石在房里踱过来，踱过去。

“中路军总指挥，中路军，总指挥……”他在心里默念着。使他掂量的不是电报急之又急，而是陈炯明在电报中委任给他的这一要职。这可不同于四处受气的“第二军前敌总指挥”。

莫非这就是他等待的？

2月初，蒋少爷离开溪口镇。

2月6日，蒋少爷出现在广州军政府。

同日。广州军政府。平定广西作战军事会议正在进行。

到任不久的蒋介石神色严肃而又微带悲哀。这是一个滑稽的会议。

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身居要职，把持着军事大权。陈炯明本是广东军阀，为人专横跋扈。为了借革命之名扩充自己的实力，他追随孙中山进行过护法运动。

第二军军长许崇智，1904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时在福州任协统，率部起义，在敌强我弱的情下一举光复福州。他是在民主革命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新兴军事将领，被誉为“军界前辈”。蒋介石通过张人杰的关系，与许结为拜把子兄弟，深得许的器重。

另一位实力派人物是邓仲元，国民党元老号人物，粤军参谋长。

蒋介石只是个手中无一兵一卒的“总指挥”。

这次军事会议不仅邓仲元避不出席，就是参加会议的陈炯明和许崇智，他们竟为部队的进攻地点争吵起来。

陈炯明大有“首席功臣”的味道，骄横无理，不可一世。

蒋介石悲哀的是自己竟无从置喙，因为自己没有武装。这不禁更驱使他要“于半年之内，练成一支劲旅”的愿望更加强烈。

他从会场走出来，略有颓伤地在院内踱着步。

“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他默诵道。

1921年2月24日，蒋介石离开广州重返奉化老家。

阳春三月，江南小镇已经一片嫩绿，环抱小镇四周的山上杜鹃花开得似一片红霞。

蒋家大院内，蒋介石正同蒋纬国逗乐玩耍。隔壁的房间里，蒋妻毛氏看儿子蒋经国温习《四书》。由于蒋介石长年在在外，来去匆匆，彼此长期分居，感情逐渐疏淡。

这时佣人从门外领进一个人来，此人是上海青帮一个会员，蒋介石在上海的恒泰交易所的代理。这几年，蒋在上海同张人杰、戴季陶等组织的证券交易所发了不少财，他同上海的青帮头目也有了不小接触。

“蒋先生……”来人同蒋如此这般地耳语了一阵。蒋介石便撤下纬国，同来人进入后园的一间隐蔽的房子里。

半个时辰过后，来人告辞匆匆而去。

来人名叫周骏彦。周带来了两个消息：其一，交易所保证基金严重缺乏，只得以空头支票充作现金。今年上海一地出现交易所一百四十余家，前景不妙。其二，广州的弟兄打探到孙文准备于近期选举总统，可是许崇智主张暂缓实行这一举措。

回到书房，蒋介石一脸惆怅。然而最叫他担忧的是广州的总统选举。他深知，没有孙中山，就没有他蒋某的前途，然而许崇智竟与孙所见非同，至于陈炯明，更不消说。

“不行，不行！”他独自说道。

是夜，蒋家大院西侧书房一灯昏黄。

蒋介石在案前奋笔疾书。他要告诉孙中山，选举总统的时间还未到。广西的敌人还有优势，西南地区还没有光复，国

会还没有自己真正的基地，也不够法定人数。他在信中写道：“征服广西叛军之后，或许我们可从东北推进，进攻我敌之首都……”他特别在信中提醒孙中山，陈炯明不可相信：“先生之于竟存（指陈），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超范围。若望其见危授命，尊党攘敌，则非其人，请先生善诱之而已。”

他深知，如果许和陈都主张缓选总统，则分歧在所难免，无以俯顺各方，对孙中山不利；他写这封信也表示他虽然韬养乡里，仍朝夕关注着革命和孙中山的行动及时局动向。

春天是个病患高峰期。不久蒋母便感头痛非常，全身软乏，生气渐没。

蒋母自从第一个丈夫死后，寡居娘家时就吃素念佛，第二个丈夫蒋明火去世后王氏十分苦闷，更加笃信佛教，终日诵经拜佛。

蒋介石决定带母亲上普陀山去拜庙求佛，祈祝母亲康健。

正当蒋有此打算时，女佣送进一封电报。

“少爷，孙先生来电报。”

“快拿来。”蒋介石充满希望地说。然而看完电文他很失望。

赶走了广西军阀陆荣廷，本来可以一举北伐，但陆荣廷势力仍在，而且粤军人数非巨，如果倾力北上，恐怕后院失火啊！所以北伐首先要消灭的仍是桂系军阀的势力。孙中山的这封急电就是要求蒋尽快返回广州：“广西关系重大，盼迅速来粤策划。”

然而这不是蒋所希望的。越是急于求贤于他，他便越有斟酌。

普陀山，著名的佛教圣地。

大雄宝殿前香客络绎不绝，有夫妻前来求子的，有父母为远行儿子祈祷平安的，有近旁的常客，有远行而来的游客。

然而今天似乎更热闹，一是春季观光游客增多，另一个重要原因却是从奉化来了个大施主。

蒋介石带领妻子毛氏、长子蒋经国、次子蒋纬国，护送母亲来到普陀山拜佛祈求身体安康。随行而来的有其他一些杂事人员，可谓声势不小。一行人在山脚买下几百斤大米，命人送上山，便借寺内烧斋饭的大锅忙开了。

蒋介石要向上千的和尚施舍斋饭，以祈祝母亲健康。

蒋母的休息室里，老方丈亲自陪同她一齐诵经，神色肃穆。

与此同时，广州军政府。

孙中山先生在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和国民党要员邓仲元、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的陪同下，站在主席台前。他身穿白色中山装，自信的微笑洋溢在那饱经忧患、略带倦意的脸上。台下数千民众和官员热情澎湃，欢呼之声不绝。

今天是广州非常国会通过成立中华民国正式政府的日子。这已是国民政府在广州的第二次建立政权。

通过第一次护法战争的失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主义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军阀割据给中国人民和革命带来的深重灾难。要救国民必须消灭军阀，首当其冲的就是英美支持下的北洋政府。这次组织国民政府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以广东为

革命根据地，争取早日北伐，而要免除后顾之忧，必须首先消灭陆荣廷的残余势力。

然而国民政府除了孙中山精心培养、由陈炯明统帅的粤军外，别无更多的武装力量，军事人才更是缺乏。蒋介石曾两度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在以前的斗争中确也表现出一定的军事才能，因而颇得孙的重视。

从普陀山回到溪口镇，蒋介石已是满怀疲惫和忧愁，母亲的病并不见有多少好转，又惦记着上海的生意，便从海路去上海。

海风习习，索然无趣的蒋倚栏而立，心底涌起无数感叹，他不由想起1919年10月东渡日本之行，此景此情竟如此相似。

“迩来感慨身世，恍若有亡。倾东海之水，岂能涤我愁肠！”

然而蒋此去上海并非为生意，而为红颜。

当天夜晚，蒋介石抵达恒泰号证券交易所。

交易所一行公干人员正在进行当天的结算，紧张地忙碌着，但是看起来生意还不能让人高兴，周骏彦一脸苦相，坐在案前沉默不语，见蒋介石孤身一人来到交易所，又惊又喜。

“蒋先生，您怎么一个人来了？也不先打个招呼，让伙计们去接您！”

“不必了，弟兄们都很辛苦，我随便来看看大家。”

蒋介石来到后房稍事休息后，便起来用晚饭。从席上下来，便不见了人影。周骏彦本想当晚与蒋就许多生意上的麻烦事商量商量，来到后房却发现空无一人。作杂务的男工告诉他：“蒋先生同一个大哥出去了。”

蒋介石带着一个店员出了交易所，便径直去了翠玉楼。他有一个“相好”陈洁如在那儿。

蒋介石一见陈，满脸忧愁尽失，浑身青春洋溢，执手相见，多少思绪泉涌！

陈洁如身材修长，玉面娟秀，为人温和。尤其是一双如墨如玉的眼睛，掠过丝丝轻愁，更叫人怦然心动。自从去年经张人杰把陈介绍给蒋以后，蒋介石一直思盼着与佳人相会，然而杂事烦恼甚多，相约机会偏少。

“先生，听说孙中山先生近日将在广州就职大总统呢，您怎么也有空来上海啊？”陈问道。

“是啊，局势变迁迅捷……我想来看看这儿的生意。”蒋介石的回答不免矛盾，然而对陈洁如这一个女子他又能说什么呢？何况此时他心情复杂而惆怅，自己都难以说清。

欢爱并不能解蒋满心忧愁，几天以后他回到了奉化。

家中已有数封电报等着他。

夜深人静。蒋介石面对沉沉夜空苦苦地思索：回广州还是不回？怎样才能有立足之地？是苦干吗？是忠心吗？夜风送来些许凉意，蒋介石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孙中山的电文告诉他，许崇智久病未愈，军中乏人，而出征广西的动员令已下达：“军事紧急，接电速来，急盼！”

“又是军事紧急，我蒋某无一兵一勇，叫我如何革命！”然而他又不得不再次认真考虑这一封电报。“许崇智久病未愈，这倒未必不是好事。”如此这般，如此这般，蒋介石翻来覆去地想过以后决定还是回广州看一看再说。